

誰是尼赫魯的繼承人？

威爾斯·漢根著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誰是尼赫魯的繼承人？

威爾斯·漢根著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Welles Hangen
AFTER NEHRU, WHO?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1963

根据美国哈克特、布雷斯和世界公司
1963年英文版譯出

• 供内部参考 •

誰是尼赫魯的繼承人？

〔美〕威爾斯·漢根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1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定價(五)1.30元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9\frac{1}{2}$ · 字數 219,000

1964年5月第一版 196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3·724

序

自从1948年我第一次到国外做新聞記者，我就对这本书的书名提出的問題着了迷。在来印度以前很久，当我在开罗、莫斯科以及其它国家首都工作的时候，我便向所有我认识的印度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1959年以后，我曾有机会直接在印度同各个种姓、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见解的人探讨这个问题。结果就写出了这本书。

我曾敦促全国广播公司在新德里建立新聞部，其理由之一是，尼赫魯时期正在接近尾声，印度正进入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全国广播公司很快便看到了这一点，并指派我为第一个驻印度的专职記者。

我到印度以后，遇到了很多人，他們說提出賈瓦哈拉尔·尼赫魯的继承人問題是不恰当的，他們对尼赫魯的长寿抱有感人的信念，宁願閉眼不問未来。我还同另外一些人談过，这些人倒願意承认，总理不能老是不死，但是他們坚决认为，尼赫魯死后的局势将会发生剧烈变化，现在就试图来論述那些竞争总理职位的人的前景和作为，是没有意义的。

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都是消极悲觀的。我不能相信，印度政治舞台竟是如此莫测高深，以致在別的国家行之有效的观察和分析方法，在印度却行不通。现在，我比以往更加相信，設法来描写那些就当前的表现来看在尼赫魯死后最有希望继承尼赫魯或者将对印度舞台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如果說因为新的領袖可能出現就不應該试图对現在竞争总理职位

的人进行评价，那就好像由于担心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新的、更重要的化学元素而禁止研究现在已知的元素一样。当然，印度政治舞台上会出现新人物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从天而降，他们也要经历我在本书中试图描写的八个印度人生活过的大体一样的环境。其实，年轻一点的领袖可能也会抱有与本书人物中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类似的观点和同样的态度。因此，我认为，如果因为不能肯定地预言在尼赫鲁以后将会发生什么，就索性不去进行政治判断，这不论是对美国人还是任何其他的人来说，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事实上，甚至当尼赫鲁还在位的时候，又有谁能预言印度可能发生什么呢？在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里，政治上可能发生的事，绝不能用数学办法来计算。

即使在印度，人们对尼赫鲁政权可能的继承者也惊人地缺乏了解。这就是人们不愿对尼赫鲁去世以后的印度进行展望的原因之一。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有尼赫鲁才能领导印度，没有尼赫鲁，印度就会因为没有领袖而产生紊乱。我到印度以后，立即开始考察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走遍了印度的每一个重要城市以及几乎所有的邦。我采访的政界人士和对印度政治有兴趣的人士数以百计。我同印度文质彬彬的哲学家萨瓦帕里·拉达克里希南总统交谈过，我也同孟买贫民窟的贱民交谈过。我的结论是，在印度，天才的领导是找得到的，但印度本国却未能领悟到这一点。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从政治方面和个人方面为这种领导提供一个轮廓。以下各章描写了七个男人和一名妇女。我认为他们是印度当前最重要的或就其潜在意义来说是最重要的知名人物。

我并不想使这本书包罗万象。我有意摆脱就印度存在的问题来分析印度的那种标准办法。我的办法是通过这个国家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中的八个人来分析印度。为了着重描写那些在我看来是这八个人以及他们渴望领导的这个国家的重要方面，有些重大

的经济問題和社会学上的問題就只好簡略或者弃置一边了。我认为,通过写人的办法来描繪印度是特別奏效的,因为当今印度的計劃、党派、綱領和政策都是由人来駕馭的。迈隆·維納尔^①以及其他研究印度政治的人的做法都充分证明这一論断是正确的。

这本书描写的各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重要,而且都是生气勃勃和引人注目的人。我冒昧地希望,即使是那些对印度或国外事情沒有特殊兴趣的讀者,也会有兴趣通过我的眼睛来看一看这八个印度人。我感到对这八个人的了解是我在印度活动的最好的酬劳。

当我开始为这本书搜集材料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尼赫魯和甘地以外,关于其他任何人的材料出版得都很少。这一点使我感到吃惊。关于尼赫魯继承人的主要竞争者,多半都找不到現成的材料。因此,我只好主要靠这八个人自己,靠他們在最近几年对我以及对其他人所說的話,来解决我的材料来源問題。我該感謝这八位主角中的每一个人,他們在我来到印度以后为我花了很多時間。他們全都是极其慷慨和合作的。他們的坦率使我得以了解他們的观点和性格,而这是任何学院式的研究也难以完全做到的。当然,我並沒有因为对他們的感激而在书中对尼赫魯可能的各个继承人

不写不利于他們的事实,或不发表对他們批評性的意見。甘地曾經說过,真理就是上帝,如果我不这样做,那就是一种亵瀆上帝的行为。我确信,我所有的印度朋友,包括本书所写的八位显要人物在內,都会相信我在这方面是真誠的。

除了要感激我选在本书中的八个人以外,我还要深深感謝在印度、美国和英国的其他很多朋友。要一一列出对写成本书作了

^① 迈隆·維納尔(Myron Wiener),美国人,曾在美國芝加哥大学任教,著有《印度的政党政治》和《貧困的政治》等书。——譯者

貢獻的人是不可能的。我要特別感謝前《紐約時報》駐印度記者保羅·格蘭姆斯和德里《政治家報》編輯昌恰爾·薩卡，他們為我讀了部分手稿，並且提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議。本書如果出現任何事實材料上的錯誤或編輯上的錯誤，他們都完全沒有責任。很多印度新聞界人士為本書提供了材料和看法，我要特別提到《印度斯坦時報》的摩爾高卡先生、《印度時報》的普雷姆·巴蒂亞、《印度快報》的弗蘭克·莫雷斯、D·R·曼克卡爾和C·L·蘇里。我覺得還有其他一些印度人給了我很大幫助，應該向他們表示謝意。他們是維賈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夫人、C·D·德什穆克、拉吉庫瑪利·阿姆利特·考爾、拉姆·蘇巴格·辛格博士、K·S·蒂邁雅將軍（已退伍）、烏·納·德巴、甘·達·比爾拉、哈迪特·辛格·馬立克、普爾肖塔姆·特里庫姆達斯、J·J·辛格、拉菲克·札卡里亞、克·姆·潘尼迦、庫蘇姆·奈爾夫人、拉琴·尼赫魯夫人、維奧列特·阿爾瓦夫人、米諾·R·馬薩尼、維·維斯瓦那坦、L·P·辛格、C·D·潘德、馬哈希·沙倫和薩迪克·阿里。在印度的外國人中間，我要感激美國大使約翰·肯尼思·加耳布雷思、小艾伯特·A·萊克蘭德、克雷格·巴克斯特、霍勒斯·J·戴維斯、珍妮·埃伯爾小姐、邁隆·維納爾、當納德·克爾、道格拉斯·恩斯明格和埃弗雷特·M·伍德曼（那以後他已離開印度到新罕布什爾州的新倫敦任考爾比初級女子大學校長去了），他們都對我提供了意見和幫助。在英國，我很幸運地得到哈羅德·拉斯基夫人、議員雷金納德·索倫森、議員約翰·斯特拉徹、潘德雷耳·穆恩爵士、邁克爾·愛德華茲、約翰·邦哈姆夫人以及其他很多人的熱情幫助。他們都在印度工作過，或者在英國結識過本書所寫的人物。

我覺得下述各書對我極其有用，曾不時翻閱參考：弗蘭克·莫雷斯寫的《今日印度》（麥克米倫書店1960年出版）；琴·D·奧佛

斯特里特和馬歇尔·溫德米勒合著的《共产主义在印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理查德·L·巴克和艾琳·廷克編的《印度的领导和政治制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特别是其中由海伦·B·兰姆执笔的《今日印度的企业组织和领导》和由托马斯·A·卢斯奇执笔的《印度社会主义领导的机能》这两章。

我很高兴在为本书搜集照片的时候,得到印度政府新聞署和国防部G·S·巴帕萊上尉的帮助。我还要感謝沙普魯图书馆馆长紀尔賈·庫馬尔和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私人秘书R·D·普拉德汉,他們都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方便和宝贵的背景材料。还应该特別提一提我办公室的管理人P·K·卡納,他为人能干,忠心耿耿,不倦地坚持为我搜集最难寻得的材料。

在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艰苦过程中,全国广播公司给了我极大帮助,并且一直很放手。負責新聞的执行副主任威廉·R·麦克安德魯曾欣然允許我在一段时期內不搞新聞报道工作而专事写作此书,新聞经理利·艾伦对我的困难始終抱着諒解和同情的态度。对此,我十分感激。

我的聰慧賢淑的妻子以很大的耐心为这本书作了許多繁杂艰巨的工作,我觉得应把她算作本书的共同作者。从很多方面說她都应该。她对于要写这本书的想法所表現出来的热情使我的热情也始終保持旺盛。对一連几次的草稿,她每次都提出了批評意見,这使我得以避免故步自封的态度。本书如果还有任何錯誤,應該完全是我自己的过失。

如果不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情,要写印度或者甚至設想印度的状况,任何人也是办不到的。梦想捉摸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該是一件多么冒昧的事。当我冒着双重风险进行揣測的时候,維克多·雨果在他的《悲慘世界》一书开头写的这句话使我得到了安

慰：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①

威尔斯·汉根

1962年11月于新德里

（陈于生译）

① 見雨果：《悲慘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作者序。——譯者

目 录

序	1
导言	1
莫拉尔吉·德赛	27
文·克·克里希納·梅农	60
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	105
耶·巴·恰范	131
英迪拉·甘地	160
賈雅普拉卡什·納拉揚	188
薩·卡·帕蒂尔	224
布里杰·莫汉·考尔	245
結論	275

导 言

格特魯德·斯坦因^①說，美国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因为它首先进入二十世紀。照她这种算法，印度将是最年青的国家之一了。因为要到公元200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印度才会作为二十世紀的产物降生于世。現在印度还处在胎儿阶段，它正在历史的胚胎中为生存而斗争。

为生存而斗争对印度來說并不是什么新课题。甚至在雅利安人从北方进入印度斯坦平原以前，就已经有历史記載了。雅利安人在大約四千五百年以前进入印度斯坦平原，开创了侵略和征服的先例。从此，印度每次遭到侵略和征服以后，总是要经过一次脱胎换骨。現在不同的是，如果印度在目前的胚胎阶段就被征服，那么，即使是印度教輪迴說的教义也不可能再帮助它在自由中获得新生。現代征服技术加上印度人的逆来順受的旧习惯，在我們这个时代不可能再給这个国家一次新生的机会。印度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威武不屈的民族，如果它被人奴役并且被灌輸一种苦干的精神，世界便会遭到后果难以估計的灾难。

因此，应该注意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对于人口相当于西欧两倍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命运，人們尽管可以毫无感情，但却不能不加注意。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流传着一种时髦的看法，认为印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同共产党中国在爭夺亚洲的人心。印度代表

^① 格特魯德·斯坦因 (Gertrude Stein, 1874—1946), 美国女作家。——譯者

民主，中国代表独裁。据说，它们都竭力要在“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竞赛中超过对方。人们认为这种竞赛的结果不仅要在亚洲而且可能要在不发达世界其他地区决定代議制政府的前途。在这样一种预示未来前景的斗争中，印度有着显著的重要性。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给予印度无限的支持，包括大规模经济援助，以便使它能够创作保卫自由的史诗。

我曾遇到很多美国人和一些欧洲人，他们接受关于亚洲两大巨人冲突的华格纳观点。我还没有遇到印度以外的任何一个亚洲人是接受这种观点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了解亚洲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人承认印度是这个大陆的领袖或领路人，在当今亚洲民族主义的全盛时期，这一点更是谈不上。中国人对印度的轻蔑，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其他外国人的轻蔑。日本人虽然对“印度母亲”有着姻亲之感，他们却可能更愿意住在欧洲或美国。锡兰、缅甸、尼泊尔、不丹和锡金都怀疑印度的意图，或害怕被印度不断增涨的人口所吞没。它们对这个巨大的邻邦没有什么好感。你只要一提到“克什米尔”，就立即会引起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反感。

我在中东住了好多年，但我记不起有任何一个阿拉伯人、伊朗人或者土耳其人认为印度的议会制政府可能发生的事会影响到他们国家未来的命运，更谈不上会决定他们国家未来的命运了。在远东和东南亚，中国可能是恐惧的焦点，但印度肯定不是希望的源泉。

今后十年内亚洲其他地区会变成什么样子，不会取决于印度发生的情况，而将取决于亚洲各国本国可能发生的情况。朝鲜、泰国和叙利亚将不会因为民主印度的发展速度最后赶上了中国而感到力量突然增大。亚洲民主人士面临的问题，也如亚洲专制暴君面临的问题一样，与印度和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并不相干。相反，它却与亚洲每一个国家本国的情况息息相关。能恰如其分地适用于这个最大的大陆上所有国家的合适模型是没有的。它们的政治是

在本国形成的，就好像它們的咖啡是在自己家里煮的一样。能够改变这些国家的情况的外力只能是那些大国，主要是美国、中国和苏联。穷困潦倒的印度，連新德里的路灯都黯淡无光，怎么談得上作为亚洲其他地区的灯塔呢。印度可以吹嘘它有一个議會，可是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在非共产党控制的亚洲地区，印度的生活水平和国民平均收入都是最低的。

如果說亚洲对印度是敌視的或者是漠不关心的，那么印度对它也报以同样的态度。甚至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对他們自己的大陆也是惊人地无知。印度的外交人員拒絕到亚洲国家的首都去工作；印度的学生要到欧洲或者美国去上学；印度的商人宁願同西方做生意；印度学者对于英国宪章运动者的了解胜于他們对于亚洲民族主义者的了解；印度的海关人員对他們亚洲的同胞留难得最厉害。尼赫魯在三十岁以后发现了印度，但沒有发现亚洲的其余部分，而仅仅在他的言論中提到它們。

既然印度不是亚洲的灯塔和領路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說印度不重要，西方可以安然地把它弃置在一边不管了呢？我认为不能。印度因为很大，本身就具有重要性，不容忽視。现在印度的人口占全人类的七分之一以上，比非洲和南美洲人口的总和还多。在非共产党世界的新兴国家的总人口中，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印度人。就像伦敦《经济学家》說的那样，“三分之一的問題要在印度国境内解决”。不仅如此，印度的四亿四千三百万人口（根据最近的統計），每年要增加七、八百万，就是說每十二个月要增加相当于一个紐約市的人口。从1951年到1961年，印度人口增加了七千七百万，增加的数目比巴西的人口还多。到1981年，預期印度人口将达到六亿三千万。

出生率是相对稳定的，但死亡率从1901年以来却下降了一半，而且更重要的是，成活婴儿的死亡率从那一年的千分之二百三十二下降到今天的千分之九十八。1931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

十三岁，現在估計是四十五岁。

照我的想法，这种火山爆发式的人口增长，无需什么政治榜样，就足以引人注目。仅仅是“大”这一点，印度就咄咄逼人了。举几个统计数字来说明一下也许是有兴趣的。假如政府给全国每个人多分不到一碼半的布，那么全部的出口布匹就会消耗殆尽。要是每个印度人每天多消费一盞斯的大米或小麦，印度所有的谷物仓库都会一扫而空，而且不需要一年时间，印度储备的美国小麦和大米就会吃光。印度在校学生和法国的人口一样多。尼赫鲁常常说，印度已经进入了自行车的时代，但是他却很少谈到，根据目前的生产率，要再花四百多年的时间，才能为今天印度的每一个人生产一辆自行车。

印度的土地面积也同样大得惊人。它等于欧洲(不包括苏联)面积的三分之二，有美国三分之一以上那么大，把十三个英国放进印度也不显得挤。即使朝着一个方向乘上八天八夜的火车，不论是横跨印度，还是纵贯印度，你都到不了尽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印度都有两千英里长，相当于从纽约到墨西哥城的距离。

你无须在印度旅行两千英里，便可追溯印度几千年的历史。你可以在几百英里的行程中，看到一千年以内的事。飞机、火车、公共汽车、人力车和牛车俱全，你要乘坐那一样都有。你经过的棉田是用的紫外线照射过的种子，但却是用百叶水车来灌溉的。哼哼唧唧的苦力背上驮着俄国和西方的旧式机器，身上除了一块腰布以外，一丝不挂。农妇们戴着银手饰，背着赤身露体的孩子，头上平稳地顶着一堆堆的砖头，在修建装有通风设备的办公大楼。

印度的风景比它的人更是变化多端，因为人们到处都同样呈现一副贫困的面貌。记得在1961年，我曾从烈日炎炎的北印度平原到达南部受水土侵蚀的德干高原。然后又到达马德拉斯邦可爱的尼尔吉里(蓝色的山)，那儿的风景，配上穿红外衣的猎人，真是像

苏斯赛克斯^①的风景。尼尔吉里也像印度其他凉爽的地区一样，范围不大，一会儿就过去了。然后我又到达哥印拜陀，这是一个从棉田中成长起来的新兴纺织工业城市。最后，我到了咯拉拉，这个邦就像不是印度的亲生儿子一样，它是印度出口胡椒最多的地区，它的居民受教育的也最多。

如果你从西部到东部去，你的起点就是孟买这个印度城市中的南国女王，印度的一切都好像是从那儿开始似的。你绕过那略为富饶一点的古吉拉特农田，经过阿默达巴德旧式的纺织厂，然后进入拉贾斯坦那奇异的世界，那儿的山丘看来同莱茵河两岸或苏格兰高地一模一样，山上还有古老的拉吉普特堡。旧德里灰尘很大，新德里平淡无奇。过了新德里便是一望无垠的平原。最凄惨的要算那贫困潦倒的北方邦（英国人曾把它叫做联合省）东部。在那个地区，农民就像牲畜一般地在地里劳动，这幅景象使人不禁想起1789年以前法国农奴生活的情景。比哈尔和西孟加拉的产煤地区和炼钢城市，其未开化的程度、污秽和非人生活的状况，恐怕连卡尔·马克思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可以肯定地说，卡尔·马克思绝对未见过任何像加尔各答这样恐怖可怕的城市，那儿人行道就是最大的住所。最后，你将抵达阿萨姆的茶园，这又是那些过场式的凉爽的地区之一。这时候你一定精疲力尽了，可是你还只浏览了印度很小的一部分呢。你还没有浏览那分治的克什米尔，那繁囂喧鬧的旁遮普，馬德拉斯那足以夸耀的城市，也没有浏览那东南地区奥里薩和安得拉的极为原始的状况。

现在，你至少可以理解我为什么列举这些具体事情了。你会懂得为什么印度有八百四十五种語种和方言，为什么印度有三百多个种姓和亚种姓像老虎钳一样控制了印度社会生活，为什么十

① 苏斯赛克斯 (Sussex)，英国一地名。——譯者

五个半自治的印度邦(第十六个就要成立)都极力爭取多分得一分国家財富。在印度能看到这么多賤民,因此,当印度政府說印度的不在种姓的人比非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时,你当然会相信了。誰也不会认为印度是一个部落国家。但是,印度的部落人民有三千万,其中很多刚刚脱离新石器时代,他們的数目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和田納西人口的总和。

它北起喀喇崑崙山,南至肯雅庫瑪里(科摩林角),西自印度大沙漠,东接緬甸的丛林地带。这就是印度这个貧困潦倒的泥足巨人的大致輪廓。

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人們常常問我,印度是否会获得成功。我对此总是感到很窘,不好回答。說一定不可能吧,那就等于在說一件显然不可能完全真实的事(泰戈尔也許会这么說)。但是,如果回答說,“是呀,印度会获得成功”,那就好像預言恒河也会获得成功一样。印度和恒河似乎既不会成功也不会失敗;他們将继续生存下去。对于印度來說,能爭取生存下去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至于印度将在民主体制下还是在独裁体制下生存,那倒是一个大問題。不过这实际上只涉及印度本身,除非印度再次被外国征服者征服(这看来不可能),或者印度本国出現的独裁主义能够成功地把广大的人力調动和激发起来。在那种情况下,印度就可能像中国一样威胁它的邻国和世界。我总是觉得,除了发生全面的侵略或者世界大战这类大灾难以外,印度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如何生存这个問題不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或北京,而取决于印度自己。归根到底,还是印度的那些领导人决定他們国家的命运。印度这一代最重要的领导人潘迪特·賈瓦哈拉尔·尼赫魯現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要不了很久,他就得卸去他多年以来承担的责任。在他左右的新的一代将会走上舞台。本书就是试图把新一代中一些崭露头角的人物和老一代中几位有影响的元老的性格和思想画出一

个梗概。

大多数关于印度的书都按照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清楚地分成章节，对于那些同塞·哈里逊所谓印度“最危险的数十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格斗的领导人，则通常是轻描淡写，一掠而过。我选择了一个不同的办法。我要设法通过我认为有趣的、重要的而又有代表性的八个印度人的观点和经历来描写印度。这八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或许可能，也或许不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理，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为印度生活中某种我相信将与印度本身共存亡的东西而奋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群众。他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明证，足以驳斥那种不仅在国外而且也在印度本国广为流传的观念，认为只有尼赫鲁才能驾驭印度，尼赫鲁离职以后，印度这个国家就会像一只在台风中被遗弃的船一样。自从1959年我第一次到印度以来，我的一个心得是：一旦印度人不再相信尼赫鲁是不可缺少的，他就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在印度并不真的存在领导问题的真空，只存在是否承认会有领导的真空。有些学者喜欢说，能凭个人声望和感情把印度团结起来的、具有感召力的印度领袖现在只剩下尼赫鲁一个人了。事情确实是这样，但这不一定是悲剧。印度总不能老是靠在英国统治时期进过监狱的人的威信来维持团结。既然在1945年罗斯福都能由别人来代替，那么今天的尼赫鲁就更可以由别人来代替了。尼赫鲁看来之所以不可缺少，其原因之一是他同他的同胞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菲利普·迪安曾说过，尼赫鲁仍然统治着一个在心理上与他陌生的国家。他使用的工具是陈旧的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由于不能与大多数同事融洽共事，他便倾向于把一切重大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内阁中有一个部长把尼赫鲁称做印度最大的榕树，在它的浓密树荫之下，寸草不长。它遮荫之处远远超过了新德里的中央政府办公室。我有时觉得，尼赫鲁妨碍着印度所有人的成长。有一种新